

范成大乐府诗中的农民生活、民俗活动镜像

李冰燕^{1,2}

(1.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2. 河北工程大学 文法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南宋文人乐府诗继承了新乐府反映现实、针砭时弊的传统,宋代文人乐府诗呈现出徒诗化倾向。范成大乐府诗揭露统治者的剥削,体恤民生艰难。范成大乐府诗继承了乐府精神,更重要的是赋予了乐府诗记风俗的新功能,对民俗如实记录是范成大乐府诗的新特点。范成大创作的《夔州竹枝歌》等民歌体乐府,实现民俗内容与民歌体裁的完美融合,为研究江南农村生活提供了多元视角,保存了珍贵资料。范成大乐府组诗影响到后世组诗的创作,提升了诗歌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

[关键词]范成大;乐府诗;农民生活;民俗活动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4.02.013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24)02-0096-06

范成大(1126—1193),字至能,号石湖居士,平江府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进士,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他一生多地做官,曾做过京官、地方官等,著有《范石湖集》《揽辔录》《吴船录》等笔记文。范成大在多地任官的经历中,效仿元稹、白居易、王建、张籍等人创作的新题乐府体式,关注各地的乡村生活,创作了歌行体、竹枝词等新乐府诗。《腊月村田乐府十首》《夔州竹枝歌九首》是其代表作品,开启了后世乐府诗写乡村生活、民俗生活的新阶段。部分学者对范成大诗歌的研究多关注其爱国诗、田园诗等文学性内容。史学学者依据历史文献资料,多关注农村的基层治理、基层制度等方面,但对民俗关注不够充分。因此,从文学与民俗视角,关注范成大乐府诗中对江南农民生活与民俗活动的记录,探究范成大乐府诗关注农民、民俗活动的原因,整体上把握范成大乐府诗创作在文学史、乐府学史上的意义。

一、农民催租之苦与乡里间之融洽关系

(一) 农民饱受催租苦

南宋孝宗朝江南经济繁荣,但土地买卖盛行,官田成批出售,“千年田换八百主”极为普遍。官僚依赖权势,大地主、富商巧取豪夺,导致土地兼并和高度集中。租佃经济成为农村最主要的经营方式,范成大乐府诗塑造了租佃形象——一个无力输租米的老农形象。一个原因是夏税、秋税外兼有各种杂税

和附加税,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宋政府每年对金输绢纳币,统治者挥霍豪奢,每年都需要向百姓征收大量苛捐杂税。繁重的赋税使农民难以应对。士大夫、贤良对上劝谏,要求体谅民生疾苦,在封建社会极为普遍,如“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1]其写得极为深刻,不仅尽情讽刺了贪官污吏的残暴无情,也对腐朽黑暗的社会制度发出了强烈的控诉。范成大乐府诗《催租行》和《后催租行》揭露了封建官府对农民的剥削。南宋对农民的压榨比北宋越发残酷,南宋土地兼并越来越盛行,加剧了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在这恶性循环中,南宋农民承受了沉重的负担,催租成了南宋农业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范成大效法王建乐府诗创作了《田家行》(主要写输租事)、《催租行》。

《催租行》中写道:“输租得钞官更催,踉跄里正敲门来。手持文书杂嗔喜,我亦来营醉归耳!床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2]43}这首诗写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作者在新安任司户参军时,有感于当地官吏催租情状而写。农民交租,官府发给他们收据、收条。差吏东倒西歪地敲击家门,手里拿着催租的文书愤怒又欢喜,只是图谋征一顿酒钱喝醉而归。农家床头拳头大的存钱瓦罐,摔破了取出三百文钱,不够喝一顿酒,姑且就买一双草鞋,以补偿跑来跑去催租的劳苦。作者以对话的手法刻画了官吏催租的丑恶嘴脸,对农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投稿日期] 2024-01-06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HB20XW010)

[作者简介] 李冰燕(1981-),女,河北肥乡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宋元文学与传统文化。

《催租行》的姐妹篇《后催租行》中:“老父田荒秋雨里,旧时高岸今江水。佣耕犹自抱长饥,的知无力输租米。”^{[2]92}老农耕种租来的田地荒芜在秋雨里,旧时的高地现在被雨水淹没了,然而佃户租种别人的田地,在旱涝等天灾的年景里,也是必须缴纳赋税的,但的确没有交租能力。这反映了南宋租佃制度下农民生活的实况。南宋土地兼并加剧,像老农一样的农民要想生活下去,不得不向地主租借土地。大量农民租种官府公田、营田,是南宋农业发展的最重要的经营模式。地主收取赋税,佃户获得土地使用权,是通过契约关系来实现。贫困的农民在这种租佃关系中获得土地,获得维持生存的基本物质所需。

“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2]92}其描写了农民江面采菱辛苦,(因没有土地可以耕种)犁锄等农具都废弃了,农民手指流血,人也枯瘦如鬼而没有人样,无力租买田地来种,转而来水面上采菱角讨生活,谁知最近连在湖面采菱维持生计,官府也要征收租税了。农民采菱过着凄惨的生活,他们辛勤劳作难以满足温饱,官府之盘剥使农民陷入困境。

“自从乡官新上来,黄纸放尽白纸催。”^{[2]92}新上任的乡官下令免除水涝灾区租税(只是表面上如此),村里的差吏照样催逼灾民交租。皇帝用黄纸书写的文告要求免除租税,地方官吏的白纸文告却催促要交纳租税、赋税。

“卖衣得钱都纳却,病骨虽寒聊免缚。”^{[2]92}老农为使自已衰病的身体免于政府的捆绑之苦,忍受寒冷卖掉衣服去交官府的田租、赋税。

“去年衣尽到家口,大女临歧两分首。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复驱将换升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2]43}老农在典当了家里的衣物后,为了交租,却不得不一年卖一个女儿。农民的心酸和无奈,瞬间让人毛骨悚然。农民辛苦劳作一年又一年,赶上自然灾害,仍要交租纳税,为此落得卖衣卖女的悲惨地步。这是南宋贫苦农民被剥削现状的一个缩影。

范成大乐府诗为农民代言,如《刈麦行》《夔州竹之歌九首》关注农村的生产、生活;《催租行》《后催租行》等乐府诗篇描写普通村民的艰难生活;《腊月村田乐府十首》描写村民的岁时节令等精神生活。其在传承中创新乐府诗的题材和内涵,在日常生活中关心农民生产、体恤民生,对农民苦难生活给予深切同情,如卖衣、卖女输租的心痛。接近口语化的叙述,让读者切身感受到农民的无奈和委屈,揭露和控

诉了统治者的残酷剥削。范成大以农村、农民为书写对象的乐府诗涵盖了南宋乡村的方方面面,体现出范成大是个有温度的诗人。

(二)乡里之融洽关系

和谐的邻里关系是良好村风民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们为了养蚕等农事生产共同劳作,休闲时结伴而行。范成大创作的乐府组诗《夔州竹枝歌九首》《腊月村田乐府十首》等勾勒出了和谐的村民关系。范成大的乐府诗从乡村视角出发,描绘了和谐的村民关系。

《田家留客行》体现出对客人的热情招待,也体现了和谐的村民关系与淳朴民风。“木臼新春雪花白,急炊香饭来看客。好人入门百事宜,今年不忧蚕麦迟!”^{[2]43}村民朴实、与人为善,认为客人进门是好兆头,农村农事活动中的劳动者,如缫丝者、采桑者、织纺者、卖瓜者,都是朴实勤劳的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农忙、种麻、蚕桑、卖瓜、赶集等农村活动是村民交往的重要渠道。“姑妇相呼有忙事,舍后煮茧门前香。”^{[2]42}村姑在缫丝时相呼结伴,一起煮茧、缫丝。

“瘦妇趁墟城里来,十五五市南街。行人莫笑女粗丑,儿郎自与买银钗。”^{[2]292}“家家妇女布缠头,背负小儿领垂瘤。山深生理却不乏,人有银钗一双插”^{[2]292}写四川夔州地区妇女成群结队来城里南街购物,妇女头上插着心爱的小伙给买的银钗,简单而幸福。

“背上儿眠上山去,采桑已闲当采茶。”^{[2]292}妇女们背上背着孩子,还要采桑采茶,她们在日常农事劳作中完成交往。人人“竞相”看划龙舟的集体活动,在开心的醉酒中完成村民之间的交往。

“云安曲米春,自唐以来称之。”(《夔州即事》)写云安酒味浓烈而粮食又便宜,云安县家家富裕,客人往往喝得大醉而归。“赤甲白盐碧丛丛”描绘出赤甲山、白盐山的风光秀美。绿树葱葱、物产丰富,半山腰住着村民,满山石榴花红似火,成串的荔枝挂满枝头,一片丰收的景象。

《冬春行》写春种冬藏,农民半年辛苦半年闲。日出而作是辛苦忙碌;日落而息是忙里之闲。范成大乐府诗对这种生活描绘最多,也最具生活情趣。“腊日舂米为一岁计,多聚杵臼”,多人“聚杵臼”是一种集体劳动,村民在共同参与中增加了彼此情感的联系并在集体活动中生成了和谐的村民关系。

二、丰富的农俗生活

节令习俗是中国古代乡村文化重要的组成部

分。农耕文化历代诗人都有关注,如《诗经·七月》《诗经·载芣》《诗经·良耜》《诗经·丰年》等农事诗,全面描写农民一年四季的农耕、收获的劳动过程。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唐代的王维、孟浩然的田园诗歌,生动描摹了农村的田园风光,但对岁时节令、风俗关涉比较少。往上追溯,农业社会的岁时节令,在先秦时期已开始萌芽。《诗经·七月》的“腊祭”经历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隋唐的漫长发展。“岁时节令”风俗是人们在千百年来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随着四季节令的变化而产生的约定俗成的集体性风俗,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岁时节令习俗内涵意蕴不同,不同历史时期的节令习俗也有其时代的、地域性的特色。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范成大乐府诗生动再现了江南乡村的现实图景,是观察乡村风俗的一个重要窗口。

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集中描写了吴中乡村腊月的习俗,这十首组诗用通俗浅近的语言,描绘了吴中农民的节庆生活,描述了腊月节令风俗有:冬春、灯市、祭灶、口数粥、爆竹、烧火盆、照田蚕、分岁、卖痴呆、打灰堆。下文从与节令、生产相关的风俗活动两个方面具体阐释。

(一)与节令相关的民俗活动

范成大乐府诗描写节令民俗,记述了江苏吴县乡村的节令风俗,展现了江南村民祈福攘灾等民俗活动。岁时节令活动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与时令、物候周期相适应的,表达某种愿望的风俗活动。

《后汉书·礼仪志》曰:“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享腊。”^[3]范成大乐府组诗《腊月村田乐府十首》写节令为农村生活增添的乐趣。“五月五日风气开,南门竞船争看来。云安酒浓曲米贱,家家扶得醉人回。”^{[2]292}写端午节夔州村民争相看赛龙舟,又满足于云安的酒浓价钱低,家家喝得不醉不归的情景。喜庆的节日氛围缓解了劳作的疲劳。

《灯市行》序“风俗尤竞上元,一月前已卖灯,谓之灯市。价贵者数人聚博,胜则得之,喧盛不减灯市。”^{[2]539}写吴中腊月灯市热闹非凡的场景,场面堪比元宵节。“吴台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灯影戏;春前腊后天好晴,已向街头作灯市。”^{[2]539}吴地自古繁华,有实力举办灯市并提前展览灯市。诗序交代了灯市的时间及背景。

“叠玉千丝似鬼工,剪罗万眼人力穷;两品争新最先出,不待三五迎东风。”^{[2]539}其正面刻画灯的精

雕细刻。具有鬼斧神工的“叠玉千丝”灯和穷尽人力的“剪罗万眼”灯,是工艺精湛的作品。这“两品争新最先出,不待三五迎东风”是指这些灯还没有到元宵节却提前展出。“争新”“不待”指村民的迫切心情。“儿郎种麦荷锄倦,偷闲也向城中看”“酒垆博簒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语句笔锋转向在农村劳作的儿郎,他们忙里偷闲也想看看城里的灯市。在城中的酒垆,赌博声夹杂着唱歌声中,提前展览的灯市像元宵节一样热闹非凡。“灾伤不及什之三,岁寒民气如春酣;依家亦幸荒田少,始觉城中灯市好”,儿郎盘点一下自己一年的收成尚可;荒田较少、农村安定充足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城里灯市的繁华。范成大乐府诗关注灯市民俗,描绘了村民的农事活动及丰富的精神生活。

《爆竹行》写道:“而吴中特盛,恶鬼盖畏此声。古以岁朝,而吴以二十五夜。”^{[2]540}吴中除夕子夜时,多以二十五夜放爆竹、驱鬼避害。

“一声两声百鬼惊,三声四声鬼巢倾。十声八声神道宁,八方上下皆和平。”(《口数粥行》)其写腊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家家煮赤豆粥,傍晚全家共享,襁褓小儿及僮仆都要分享,出门在外的也要留着回来吃。豆粥可以除瘟气、驱疫鬼、祈福健康。

《分岁词》“除夜祭其先竣事,长幼聚饮,祝颂而散,谓之分岁。”^{[2]541}“长幼聚饮”强化了血脉的纽带作用,加深了家族的凝聚力。

《卖痴呆词》(其九)“栢翁块坐重帘下,独要买添令问价。儿云翁买不须钱,奉觞痴呆千百年。”其在孩童与老翁的问价中,描绘了老少同乐的乡村图。“卖痴呆”是南宋时江浙一带的民俗,历史上相传吴人多呆,大人小孩很忌讳此事,于是想把痴呆卖出去。每年除夕开始卖,来年可以聪明。小孩子们打着灯笼,沿街叫卖痴呆,让自己变得聪明。

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序载:“分岁罢,沿街呼叫‘卖汝痴,卖汝呆!’”^{[2]537}元代离德基《平江事》记载:“吴人自相呼为呆子,又谓之苏州。每岁除夕,群儿绕街呼叫云:‘卖痴呆,千贯卖汝痴,万贯卖汝呆,见卖尽多送,要除随我来。盖以吴人多呆、儿辈戏谑之故耳。’”^[4]周汝昌评价:“石湖此种诗之可贵,不仅在于能反映峡民的生活情景,更在于他对人民所抱的喜爱、关切、体贴的态度随处流露于字里行间,在全集中是一贯而非个别偶见的。”^[5]

(二)与农事有关的习俗活动

农村节令与农事生产多息息相关,农人依节令开展农业生产。立春是春耕、春播的开始;三月三是

踏春、祛病禳灾的节日;端午节有对屈原的纪念,也有对当下农忙、麦收季节辛苦的犒劳,更有对稼禾丰收的庆祝。一年四季农事转换,农民全年劳顿,在岁首年末点缀热闹的岁时民俗活动,是农民忙碌的农家生活中一种身心放松的方式,生活因节庆而增加了色彩。范成大不仅用平易浅俗的语言把南宋农村的岁时节令逼真地描摹出来,而且详细地描述了江南乡村的民俗,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冬春、祭灶、烧火盆、打灰堆等大都与农事生产联系紧密。《冬春行》写农村多聚杵臼舂米,储藏于土瓦仓,象征冬藏。《祭灶词》中农夫祭拜灶神,祈福有吃有喝、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烧火盆行》写不管家里富裕与否,除夕夜里都要在家门口点燃装满薪柴的盆子,驱走寒冷,带来春天的暖气。《照田蚕行》写腊月二十五日这天夜晚,农人点燃火炬照亮田野期待无病虫害。“不惟桑贱谷芄芃,仍更苧麻无节菜无虫”^{[2]541}写农人期待来年蚕丝、稻谷有个好收成。《打灰堆词》写在新岁黎明破晓时,村妇击打粪堆,心里希望“随人愿”的彭蠡湖清洪君的婢女能够出现,来帮助人们心想事成。南宋乡村习俗在南宋其他文人作品中也有零散描写,如张侃《田家岁晚》中描述了舂米、分岁、卖痴呆、照田蚕、打灰堆等习俗活动。“田家舂米盛土仓,祠灶新鲙鲤与鲂。粥分口数顾长健,不卖痴呆汝自当。熬熬火照天田蚕好,打灰如愿从所祷。一声竹爆阳春回,城里看灯归已晓。”^[6]

三、范成大乐府诗创作的基础

汉乐府机构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观风俗,知薄厚”^[7]。乐府诗歌可追溯到《诗经》十五国风的采诗做法。汉乐府从产生之初就带有鲜明的民间色彩,经过文人加工润色而成,同时具有雅的色彩,从根源上就是雅俗共赏的诗歌。汉唐乐府是各地歌谣在“民间共同创作和传唱的”^[8],进入中唐前后,元稹、白居易、张籍和王建等人在乐府旧题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的新题乐府诗,“即事名篇,无复依傍”^[9]的叙事性在文学发展史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南宋范成大的乐府诗描写了江南乡村、农民、民俗等地域特色。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生活,刺激了范成大的感官和创作兴趣,使他丰富了乐府诗创作的素材。范成大秉承乐府诗反映现实的创作理念,结合自己的农村生活经历,使其乐府诗创作涵盖了广博的内容,囊括了江南多样的农村风俗和农村体验。

(一) 人生经历是他创作的现实基础

范成大一生仕宦多地,从徽州、处州、蜀中、杭州,每到一地都关注民生,体察农民的生产生活以及民俗活动,这为其乐府诗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范成大的乐府诗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王国维评价:“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10]这一评价对理解范成大的乐府诗有帮助。“入乎其内”是指范成大有农村生活的亲身经历和自己独到的体会感悟。“出乎其外”是指诗人用语言记录生活。范成大生活在南宋中兴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他有时间和机会在任职地体验当地农村生活,体察农民的生存状况以及农民的精神生活,也有参与其中的经历。南宋文人深厚的文学素养、向世俗转变的文学风尚,为乐府诗创作提供了广泛的题材,使南宋乐府诗创作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 理学世俗化是他创作的学术基础

“靖康之难”,中国历史由北宋进入了南宋。南宋前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是从北宋向南宋的过渡阶段。宋代孝宗、高宗朝是南宋社会、经济、文化全面繁盛的时期,历史上称这段时期为“中兴期”;再者文坛上孕育了“四大中兴”诗人,即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兴文坛的繁盛。范成大乐府诗的创作呈现出民间化、世俗化、基层化的倾向。南宋经历了“绍兴更化”“庆元党禁”等几次政治党争与学术论争。政治党争的倾轧下,精英文士们感到处境岌岌可危,直言时政的人大大减少,形成了“克己兢畏为主”^[11]的谨小慎微的政治心态。南宋理学思潮下移、以俗为雅的时代风尚使文人的乐府诗题材转向乡村基层,多关注农民的日常生活以及民俗生活。

南宋中后期的理学越来越呈现出世俗、民间的色彩。宋代书院在此期间不再培养精英文士,于是产出了越来越多的民间士人。受世俗化、民间化风尚的转向影响,理学内容更通俗浅近。“党禁之祸”导致理学说开始离开了朝堂、庙堂,从神坛走向民间。官僚学术逐渐隐退衰微,理学的世俗风尚为文人们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视角,乐府诗创作转向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此外,南宋中期的社会、文化,以及文人的精神还是比较复杂的。上层空间有限,文人的视野开始下移,与之前的时代相比,呈现出向基层衍生、向普通民众延伸、向日常生活延伸的趋势,使文学创作的视野大大拓展。范成大的乐府诗是在这样宏大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其关注的空间下移,聚焦乡村、农民的日常生活,体现出多元的乡村特色。

理学思想、审美情趣的世俗转向,影响了南宋诗人开始将审美眼光投射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形成了南宋“本人情,状风物”的传统。

“尚俗”风尚影响到范成大乐府诗语言的通俗易懂、明白晓畅,多白话入诗扩大了诗的表现张力。胡适评价“宋人的诗的好处是用说话的口气来作诗”^{[12]74}“南宋的诗可以算是白话诗的中兴”^{[12]83}。胡适评价是否确切有待考证,但是乐府诗语言白化的趋势可以看出,“以俗为雅”的文坛风尚的全面世俗走向,是范成大乐府诗白话入诗的现实文化土壤。

(三)文化繁荣催生了民俗活动的昌盛

江南发展为南宋文化中心,催生了丰富的民俗活动。由于政治中心的南移,商品经济在江南呈现喜人的发展势头。江南农村文化也极为繁荣。范成大的家乡(吴县)是物竞繁华之地,受农业发达、农村商品经济繁荣、城市民俗文化的传播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村的民俗活动也极为繁盛。“吴越旧俗,敬事鬼神,后千百年,争崇浮屠、老子学,栋薨遍郡县。”^[13]江南吴中等地当时敬神敬佛的民俗相当普遍,重视岁时节俗,形成了“遍郡县”的风气,给范成大乐府诗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题材,其乐府诗《乐神曲》《夜宴曲》《腊月村田乐府十首》与祭神、乐神,祈福平安等内容关系密切,具体描写了吴中地区各种各样的民俗娱乐活动。灯市活动、买痴呆活动、爆竹活动都是具有典型吴中特色的活动。范成大所处的南宋中期,江南呈现出盛世中兴景象,乡村民俗活动极为繁盛。范成大晚年生活在石湖,对这一民俗景象信手拈来,如实记录,如写春米冬藏的情况,写农村家家点燃火盆,祈福平安。点燃竹把,照亮田蚕,祈求丰收。范成大乐府诗民俗内容的记录,取材于江南丰富的民俗活动。江南岁时节令,民俗活动兴盛与乡村文化的繁荣产生互动,共同丰富了乡民的生活内容。范成大乐府诗对乡村风俗作了详尽的记录,绘就了一幅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风俗画,充分记述了南宋中兴朝吴中农村的风貌。

综上所述,范成大长期辗转各地的任职经历和对农村的亲身体验是其乐府诗创作的现实基础。范成大忧国忧民的胸怀使他随时关心农民生活,同情农民的疾苦。理学思想下移,追求回归自然、关注日常生活的时代风尚是范成大乐府诗关注农民、关注民俗的学术原因。诸多因素相互发生作用,使范成大文人乐府诗实现了由雅到俗的转变。范成大在复杂的内在、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创作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全面反映民生和民俗的乐府诗歌。

四、范成大乐府诗的价值

(一)拓展了乐府诗反映现实的维度,丰富了农村研究资料

范成大的乐府诗在古代文学史、乐府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具有反映现实的历史传承性,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点。范成大乐府诗内容上关注现实,继承了《诗经》“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宗旨,传承了诗可以“兴、观、群、怨”的功能,继承了中唐元白“补察时政”“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的批判现实的新乐府精神。同时,范成大乐府诗具有宋代乐府诗鲜明的时代特色,即乐府诗内容更贴近农民的日常生活,使乐府诗覆盖更广阔的农村日常生活。范成大乐府诗现实的、日常的题材以及创作主体“以俗为雅”的审美风尚,拓展了新乐府诗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范成大把农人的日常生活及风俗等全部纳入进来,引导乐府向民俗转向的书写,并影响到元、明、清乐府诗的创作审美倾向。

范成大乐府诗全面叙写农村祭祀及岁时节庆活动,保存了大量珍贵的风俗资料。范成大的《腊月村田乐府十首》叙写了吴中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十多种,用乐府的形式描写民俗的内容,既是传承了乐府诗的写实精神,又为研究我国民俗文化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这首乐府诗歌咏了江南的农村民俗,呈现了农民丰富的节令习俗活动的场景,村民在欢快的节俗活动中表达驱害、祈福的愿望,加强了村民间的联系,增进了村民之间的感情。范成大乐府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民俗价值,对全面研究南宋的农村、农民生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可以说为古代农业研究提供了史料记载阙疑的资料。

(二)乐府组诗提升了诗歌表现张力

范成大的乐府组诗在学习新乐府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宋代乐府组诗从数量和规模上都超越了唐代。范成大创作的乐府组诗有《腊月村田乐府十首》《夔州竹枝歌九首》《归州竹枝歌二首》等组诗,显示了深厚的学识与功底。诗人创作乐府组诗在诗篇意义的阐释、文章布局和遣词造句等方面具有深刻、完备的思考。其有对农村农事活动全方位的关注,也有对农民悲喜生活的思考,更有对民俗生活的关注,皆在质朴的乡村生活描写中表现士大夫对农民的体恤和同情。组诗彰显作者的学识和气魄,范成大乐府诗组诗涵盖了南宋中兴时期的农民生活和农俗的多个方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出宋代农业社会、农业

文化的特点。范成大大型乐府组诗在南宋成为了一种创作时尚,是文人乐府诗的创获。范成大乐府诗的创作丰富了宋诗的内容,推动了宋诗的繁荣发展,如元代王恽创作乐府体组诗,明代杨维桢及其弟子创作大量乐府组诗等。南宋范成大文人乐府组诗具有典范意义,是后人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可见其影响之大。

综上所述,范成大乐府诗传承了乐府诗反映现实的写实精神,记述了民俗等具有时代特点的农村内容。相对于开放包容的盛唐气象,南宋文人更多表现为内敛的特点。南宋内敛的文人性格在范成大的乐府诗里体现在关注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农村的民俗活动。南宋与金合战的社会现实,使南宋文人的视野转向内在,转向关注平凡的、普通的人和事。因此,范成大乐府诗关注农民生活和农俗活动,是其受文体功能、现实经验、文化、学术等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范成大的文人乐府诗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深刻地受到民歌的影响,并从民歌中汲取营养。范成大乐府诗对农村节令风俗的关注、对南宋农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范成大用乐府组诗进行创作,全面记录南宋的民俗风貌、人们生活的日常,为南宋民俗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反映了乐府学史、民俗学史、文学史发展上的时代特点。范成大乐府诗创作推动了乐府诗歌在南宋的创新和发展,研究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 [1] 乾隆御定. 唐宋文醇[M]. 乔继堂,整理.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0:275.
- [2] 范成大. 范成大集[M]. 辛更儒,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20.
- [3] 范曄. 后汉书[M]. 李贤,等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5:127.
- [4] 岳国钧. 元明清文学方言俗语辞典[M]. 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931.
- [5] 范成大. 范成大诗选[M]. 周汝昌,选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83.
- [6] 北大古文献研究所编. 全宋诗(55)[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7127.
- [7]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1756.
- [8] 张秦铭. 《汉书·艺文志》“杂”歌诗考[J]. 乐府学,2023(1):65-81.
- [9] 范况. 中国诗学通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66.
- [10] 王国维. 人间词话[M].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310.
- [11] 马端临. 文献通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86:906.
- [12] 姜义华. 胡适学术文集:教育[M]. 北京:中华出版社,1998.
- [13] 袁桷. 清容居士集:附札记[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7:338.

[责任编辑 李瑞萍]

The Mirror Image of Peasant Life and Folk Activity in Fan Chengda's Yuefu Poems

LI Bingyan^{1,2}

(1.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Hebei 056038, China)

Abstract: The Yuefu poem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herit the tradition of reflecting the reality and criticizing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new Yuefu style, but the Yuefu poems of the Song Dynasty gradually separate from the music and showed a tendency of poetics. Fan Chengda's Yuefu poems expose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rulers and empathize the hardship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On the one hand, his poems inherit the spirit of Yuefu poems. On the other hand, his poems bring new characteristics to Yuefu poetry. Truthfully recording customs and folk activities is a new feature of Fan Chengda's Yuefu poems. Fan Chengda creates the folk-style Yuefu poem such as the *Bamboo Branch Song of Kui Zhou*, which realized the perfect fusion of folk content and folk genre, providing us with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preserving precious materials for in-depth study of the rural life in the south region of Yangtze River. Fan Chengda's Yuefu poems influenced later poets' creation and improved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poems reflecting reality.

Key Words: Fan Chengda; Yuefu poetry; peasant life; folk activities